



灰椋鸟之歌

The Song of Ashy Starling

姜 桦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large flock of birds, likely Ashy Starlings, in flight over a body of water. The bird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half of the page, with some in the foreground and others further back,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The water is depicted with simple, wavy lines.

灰椋鸟之歌

The Song of Ashy Starling

姜 桦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棕鸟之歌/姜桦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21-3333-8

I. 灰… II. 姜…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2934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装帧设计: 长 岛

灰棕鸟之歌

姜 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0×962 1/16 印张 19.25 插页 字数 350,000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333-8/I · 2528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5637737

在蒙霜的早晨醒来

——序姜桦作品集《灰椋鸟之歌》

孙昕晨

当我在这个早晨醒来，窗玻璃已经结霜
而我发热于一场美梦。
火炉从他欣赏过的一块木柴中
彻夜倾倒出温暖。

读到挪威诗人奥拉夫·豪格的这首《冬晨》，我感觉自己忽然找到了给姜桦这部书写序的通道。蒙霜的早晨，醒来，但我刚刚经历的一夜并没有远去，那没有痕迹的梦像吐出一口热气，还在缭绕……这一切，就像我和姜桦，还有诗歌、生活、命运之间的一个暗喻。

离开与姜桦曾经共同生活、写作的那座“城”已经十年，这期间我们虽有诸多联络和见面的机缘，但已经远非 20 世纪 80 年代相识、相知、疑义相析，迷醉于诗歌那样的肝胆。也许水流石在，朋友间的情谊依然凿凿，不过，时间还是改变了世道的许多东西——城头变幻，花非昨日，人情殊异，惟有古人那一句话存乎于心：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客居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由故乡咸阳而并州，谁料又渡桑乾之水，只能“却望并州”。每次读到贾岛（亦说作者为刘皂）的这首《渡桑乾》，我就会想到那座曾经生活过的“城”与一群好朋友，时空之隔下的牵记、挂念，总是可以铭记的。星垂平野，月涌大江，归心总是日夜啊！及至后来，似有神助，我为那座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不曾归来，因为我从没有离开。

“当我在这个早晨醒来，窗玻璃已经结霜”。是姜桦的这篇序言

之约，像一只鸟啄着我黎明的窗子，提醒我看见了时间的霜花。于是，我的记忆回到二十五年前，与姜桦、与诗歌、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被点燃，“火炉从他欣赏过的一块木柴中 / 彻夜倾倒出温暖。”

大约是1983年秋天，我在当时供职的一家报社第一次见到穿绿军装戴红领章不满20岁的姜桦。虽是初次见面，他却调皮地给我一个军礼。这突如其来的一招，反倒让我不自在起来。及至后来我们厮混熟了，再让姜桦给我行礼，他却死活不肯。啊啊，姜桦长大了吧。不过，岁月经年，总会沉淀许多东西，对于姜桦的第一印象，就像植物的第一瓣真叶，永远铭刻于记忆深处。我想，如果回忆一个朋友，需要最典型、最传神的细节，当初这个“不合格士兵”对我的偷袭，或曰玩世不恭的军礼，便是“姜桦式的经典”。后来二十多年的交往证明，他的许多行为几乎都是这个细节的注脚——这是一个不安分的士兵；这是一个血液容易升温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喜欢“即兴”的诗人；顽皮而富有灵气，感性而长于交流，兴趣庞杂以致顾盼太多，天资聪颖以致疏于“学”“问”。他把老天赋予的才情，一部分注入了写作的圣杯，一部分又泼洒在时间的废墟上；像我和我们这个纷繁的时代一样迷失于生活。

这里，我说了姜桦的“坏话”，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兄弟”？是的，这不是客套，不是应酬，不是一副可以谋取利益的面具，也不是见谁就可以送一顶的帽子。我不是那些杯酒下肚就可以称兄道弟，酒酣耳热又开始骂娘的人。这么多年的生活告诉我，生活中遇见、共事、交往过的人，大多会被剪接、复制、粘贴，然后储存在温暖的记忆仓库里，也有少数人已经被鼠标拉黑删除，或者整个儿扔到那个垃圾筒似的“回收站”里了。我把姜桦称为兄弟，非关道德，非关公共价值尺度，而是这么多年被时间淘洗了的个人经验使然，我把他放进我的“收藏夹”。

我见证了姜桦的写作，也见证了他的成长。在那个可以为文学献身的年代，他把诗歌当作宗教，那种“惟诗为大”、“舍诗其谁”的

生活态度，也让他为自己行事简单、说话不拐弯，付出了生存的学费。不过，从他的那份率真中，我却铭记了20世纪80年代一份青春的身影。记得有一年夏天，几位外地诗人远道来访，相聚的酒席上，十分性情的姜桦喝醉了，大雨中，他抱头坐在解放北路马路沿的交通隔离栏上死活不肯起来。朋友们连拉带拽把他往我家拖，他却在楼道里对准挡道的一只垃圾筒猛踹一脚，谁料，那垃圾筒也不是吃素的，活生生套在姜桦脚上，他几番挣脱不能如愿，我们几个捂着嘴笑啊。进了客厅，他一头倒在钢丝床上和衣而睡（喝高了的他，不泄露党的机密，也绝不换下潮湿的衣服）。我们几个人喝茶谈诗，不一会儿，姜桦的呼噜声就与窗外的雷声一唱一和了。我们聊得很晚，四个大男人挤在一张床上横着睡，用一排凳子搁起腿脚。凌晨四点多，有人起来小解，忽然发现姜桦不见了。那时，大家连寻呼机都没有，急乎乎给他居住地的传达室打电话，方才得知姜桦夜里三点多被潮湿的衣服“冻”醒，突然想起早晨有他值班的节目，于是一骨碌起来，蹑手蹑脚出了门直扑单位。早晨七点多，我们在吃早饭，姜桦又突然推门而入，他衣装一新，粲然一笑，全无昨晚烂醉的痕迹，就像一个喜欢运动的肌肉男，突然穿上了西服，文质那个彬彬起来。

熟悉姜桦的人，容易注意他张扬、狷狂的一面，其实，他常有细腻温情的时刻，他的内心一直保留着某种东西。记得有一年冬天，深夜，我已经入睡，姜桦从距离很远的居住地突然来敲门。他一边敲一边兴奋地嚷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外面下雪啦！”那份率性，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懂得的就值得”。一个人生命力的标志，就是对生活总是感到新鲜。我看他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脸的高兴劲，马上穿了件军大衣和他下楼，骑车直奔师专找诗友陈义海。兄弟仨在校园操场上冒着大雪，一会儿赛跑，一会儿扯着嗓子吼淮剧，一会儿学杨子荣打虎上山，“穿林海，跨雪原……”待唱到“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姜桦把军大衣扔到雪地上，还来那么一个英雄霍霍的亮相。累得大喘气，我们就到义海的小窝里淘米煮粥。那一夜三个人扑哧喝粥、咯吱咯吱咬萝卜干的声音，如今依然和那些

诗歌同在。今年春节前大雪，义海特地把这段往事打捞出来，我立马又把邮件转发姜桦，“两岸三地”，分享一回记忆中的温暖。

姜桦的又一本新书要出版了。这是他最近十年诗歌和散文的合集，也是他从事创作多年来“自觉认真”的一本书。作为朋友，我替他高兴。当姜桦邀约我为这本书写序的时候，特别提出要指向文本，而关于他的文本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这也是我下笔前颇费踌躇的问题。我曾多次为朋友书稿或刊物写序写评论，现在，我却越来越怕写这样的文字了。一是对某个人公开评价是有风险的，我宁可“藏拙于私室”；二是友情会遮蔽许多东西，真正可以扎出血来的批评会出现在朋友中间吗？于是我把这只皮球传给姜桦，岂料他没有犹豫，爽快撂下一句话：“相信你的批评。”他这样的“放下”，令我也小小地感动了一把。

告别青春期写作的姜桦，像许多诗人一样，面临对自己的怀疑和提问。改变总是艰难，我们这一拨写作者或多或少都带有那个年代“精神话语闭合”的征兆，坚硬的话语成了写作的囚笼。如何解放自己，给写作输入更多的个人气质，这对于我们写作的“死”与“活”，也成了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一次写作上的蚂蚁渡河，姜桦首先上岸寻找他的写作资源，他把眼睛对准了家乡那块生长着的新大陆——滩涂。

风，总能在草地上找到一处
小小的斜坡，并且安下身来
在滩涂，我看见一只小鸟
正用柔软的羽毛，在绵延的草地上
拓出一个个小小的盆地

我从姜桦大量的作品中找到《春天，一只鸟的幸福》这首诗时，忽然觉得心头一热。这个小小的片断，仿佛就是姜桦寻找个人诗歌

领地的自画像，在关于滩涂的写作中，他一定体会到了“一只鸟的幸福”，因为他用自己的羽毛，拓出了诗歌“小小的盆地”。

写灰棕鸟，不仅是鸟在翱翔，他的想象力也在奋力翻飞——“天空塞满灰棕鸟的鸣叫 / 一条路带出满地野花 / 被拆开的云散了又聚 / 拢成一排汉字”；“灰棕鸟是大海永不陨落的尘土 / 是万顷滩涂秘而不宣的语言 / 黄昏——晚霞尽散 / 只有它们把自己留在天空”（《灰棕鸟之歌》）。

写海边的葵花林，自己也幻化成一株向日葵，“脚下的泥土鲜得发黑 / 海，没有走远，只是 / 隐藏到了大地的深处 / 它让我的躯干碧绿，脸庞金黄 / 让我的牙齿尖锐、傲慢 / 目光，因为脚下的泥土 / 颤动起大海的幽蓝”（《海边的葵花林》）。

写盐蒿草，那弥漫着的红，把土地抱得更紧。“盐蒿草在滩地上生长！它深啊 / 秋风吹过整整一个季节 / 你搬不走它，搬不走 / 我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热血”（《海边芦花》）。

对滩涂的迷恋，使他洞幽察微，甚至有了某种神秘若“巫”的感受，“更广大的滩涂 / 它养育过谁又埋葬过谁 / 现在，它埋到鹤顶了 / 一点鲜鲜的红……而夜晚，海边古堡里亮着灯火 / 沿着潮声的方向 / 整个滩涂，整个草场 / 正缓慢地向大海移动”（《滩涂落日》）。

他在诗歌中呈现了我们没有看见的部分——“夜的寂寞，被一棵大米草的草尖放大”；“落潮时分，鸥鸟跟着月光练习飞翔”。当新的大陆向着大海生长，他又像一个满含歉意的孩子，说：“我挽留了大海。”这个与滩涂与大海难舍难分的家伙，最终发出了喟叹：“我的诗歌——大海仅有的阴影”，“我就是这大雪的儿子、滩涂的儿子”。

滩涂给予姜桦自然的启示和原生态的力量，也带走了他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带着他诗意的翅膀向远方滑翔——

秋风一阵阵收紧的十月
那一声雁鸣
沿着一条河走远了

带走我心中深藏的芦花

——《霜降》

雪会在一个夜晚悄悄落下

众鸟的翅膀会被北风带走

惟有它用歌声拍击飞扬的大雪

拍击雪后静静照落的阳光

——《越冬之鹤》

梅尔维尔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本旅行指南。”出于对文学的尊敬，我曾经怀疑这样的说法过于简陋，他是否矮化了文学，把人类至高的精神活动、审美游历降低为娱兴工具？读到姜桦下面这首《庞大的雨》，我的“不满”有所松动。审美之旅因为人的感性、经验的参与，因为找到了打开秘密花园的密码，也就可能成为高峰体验。

云团被一千只手推动

庞大的雨，从下午一直持续到黄昏

雨雾中，我看见草饮足了水

整个海滩都是湿汪汪的

连同海边的玉米林和葵花地

绵绵的雨锁住它们的骨头

这样的时刻，我听不见雨

只是感觉到：草，在不停地喝水

我听不见雨，哪怕一点点

雨一大就没有声音了

雨中，草的喉咙会变粗

它喝水的声音被一次次放大

放大成一粒草籽或者一朵野花的
心脏，放大成秋天巨大的背影
唱歌的鸟儿在雨中调整着语气
我也要赶在夜色来临之前
变换一下爱这个世界的方式

我愿意把这首《庞大的雨》，看作姜桦诗歌手艺日渐成熟的代表作品。因为，他在技术上的可贵尝试，在即景、即事、即物时，主体情感总能附丽于形象，而且善于从现实出发，作出种种决定性的飞跃，于是，这样的诗歌便有了一种可能——把沉睡在读者中的感受力，用一种清醒的语言引导出来。在读者的参与下，诗歌有了某种气象。也许，这就是诗人们追求的那种“半完成的天空”吧，在一行与另一行之间，诗人留下了空白，又设置了什么。我曾经有过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那时家乡虽已良田沃野，但还是看到一些茅草地，类似于今日之滩涂，大雨之后，正是姜桦写的那样，“雨中，草的喉咙会变粗 / 它喝水的声音被一次次放大”。这样的乡村经验，这样的自然启示录，我是被《庞大的雨》唤起的。诗人，也只有诗人，才是天籁的发现者、倾听者。

在这篇不算长的序中，我的关注似乎集中于姜桦的滩涂诗歌，而对于其他题材、其他体裁作品的阅读与认知，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原因之一，是我希望自己做一个朴素的引导者，而不必成为一个过度诠释者，更多的留白属于这本书的读者。此外，我要表达的是，姜桦对于自然拥有想象力的敏感，但是少了“阅”（阅世）与“读”（把书读薄）的更多积累和烛照，仅凭单纯生命体验，是否会使他淡薄于人性与生命经验的多样与复杂？虽然，他的这本书后半部分里有一个很有意味的题目——“不确定的生活”（这是一个多么开阔的“能指”啊），也有些篇章给了我心动甚至为之战栗的瞬间，但我还是认为他的这部分写作与几年前相比，并没有出现更多革命性的表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阅读经验，更多篇什，留予读者置评，留给那些不同阅历、经历的读者去感应。

写到这里本来可以打住了。忽然想到一个网上看到的帖子《小令四十节》，趣而有味，甚至觉得其中几节就是代我为姜桦所写，它好像也是我与姜桦交流中一直想说而苦于无法恰当表达的部分，于是偷懒抄录于此。

——微风袭人处，清凉夺魄时，华灯煌煌，无限寂寥。

——文天祥平生以声色犬马为好，最后竟能慷慨赴死，彼乐生爱死者也。

——某年少读见王冕雪地跣脚狂奔，大呼好雪，使人心胆澄澈，几欲仙去，便猛可里一个寒战，似乎望穿了自己的全部人生。

……

几句话仿佛冰雪精神，关乎诗歌，亦关乎人生，可堪姜桦细细品读。

我的序总算完成了。喜欢，或者不一定关注姜桦写作的朋友们，有空还是读一读他的文本，因为，这个已经把“军礼”忘到爪哇国去了的男人，早已更多学会了沉默。他或许像抽着烟斗的萨特，回到了自己身边，这个蒙霜的早晨，他正从自己“欣赏过的一块木柴中”，“倾倒出温暖”。

2008年2月19日—21日，无锡，京杭运河之侧

目 录

contents

在蒙霜的早晨醒来 孙昕晨

上辑：一个人的滩涂

海边芦花	3
滩涂落日	4
海涂遇雨	5
鹤场的月亮	6
初春之歌	7
海边的葵花林	8
夏日黄昏	9
庞大的雨	10
黑暗的春天	11
月光滩涂	12
在一条河的拐弯处	13
灰棕鸟之歌	14
鹤之灵	15
越冬之鹤	17
秋天的背景	18
最早的秋天	20
通向远方的小路	22

秋风吹动·····	24
雪后：仰望的夜空·····	26
去滩涂的路·····	28
滩涂上的向日葵·····	30
海边林场的早晨·····	32
大地菊花·····	34
滩涂上的河流·····	36
谁烧着了盐蒿草·····	38
麋鹿场之夜·····	40
雷雨·····	42
奔跑·····	44
一个人的滩涂·····	45
外面·····	46
春天，一只鸟的幸福·····	47
倾听·····	49
一只鸟突然不飞了·····	51
落日短笺·····	52
预兆·····	53
养马场遗址·····	54
梦中眺望·····	55
翻阅·····	56
呈示·····	57
秋雨杂事·····	58
霜降·····	59
虚拟的箫声·····	60
十行秋天·····	62
放鹤场之夜·····	63
远去的雨声·····	64

今年的雪	65
小小芦苇	66
一只鹤飞走了	67
跟着一群仙鹤去旅行	68
海边的玉米地	70
割芦苇的人	72
阳光向着葵花收拢	74
落叶覆盖着泥土	75
秋雨滑倒的打谷场	76
大地布满野菊花的灯盏	77
奔跑的野菊花	78
午后的风景	79
秋天的雨中	80
冬日草垛	81
悲鸣之鹤	82
雪会下到什么地方	83
野花的未来	84
如果雪真的不下了	86
海边花园	88
行走的大海	89
海边牧羊人	90
芦苇的秋天	91
雪	92
雪在下	93
铁锈红	94
打桩机	95
麋鹿怎么老是想飞	97
丹顶鹤背着草和雪飞走了	99

不确定的生活·····	101
留在内心的词语·····	107
故乡的平安辞·····	110
祈雪迎春·····	118
时间的肖像·····	124
春天的背影·····	133
微笑的鱼·····	138
湖水或春光·····	142
春天的灯·····	145
通向春天的路·····	150
狭小的春天·····	154
告诉秋天,告诉未来·····	159
花果满山·····	161
秋天的野菊花·····	164
完美的秋天·····	166
风中的少年·····	168
大风雪:给病中的母亲·····	170

下辑:心中的牧场

只可默念的乡村·····	177
向乡村靠近·····	179
遥望川田·····	181
城里的青蛙·····	183
何处是故乡·····	185
草香味的淮剧·····	187
时光犹如飞雪·····	190
我的书香门第·····	193
寻找大声的父亲·····	195

60年代生人·····	198
桃花说话·····	201
套瓜·····	204
梅姑·····	206
等待下雪·····	209
诗意的白雪·····	212
小白·····	214
背光的花朵·····	217
内心的笔记本·····	220
红海滩·····	225
飞过天空的鹤群·····	228
有十二只鸟窝的水杉树·····	231
大湖水绿·····	233
安塞人物二记·····	236
黄土地的呼吸·····	239
你是小溪你是大海·····	242
我的彝人兄弟·····	245
月光下的舞蹈者·····	247
大地在远方·····	250
北窗碎语·····	252
醉眼看人·····	254
高处的麦地·····	256
麦田守望者·····	259
夏日笔记·····	262
秋天札记·····	264
秋天的交谈·····	266
黑衣吹箫人·····	271

红木吉他	274
羊群	279
乡村最后一位歌手	孙生民 281
生命中的雪与疼痛	刘德军 285
后记：一个人的故乡	姜 桦 288